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書跋卷七

宋 董逌 著

砥柱銘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撰祕書正字薛純書其字因山鑱鑿就其窪平隨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嶔嶔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賢之唐以書學相髙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灋其後柳公權

書刻招提令已譌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閒得完

益摹礱之工不至雖濤浪射發風雨摧剥尚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宫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按

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宫為九成宫永徽中又改為萬

年宫宫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也徵言宫城之

内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導之

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据也漢書京師醴泉

飲者痼病皆瘉故漢儒集禮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為人主之瑞而不知者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瀵者顧漢魏郡國與唐離宮安得有此尒足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盖甘露雨也今据此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故著其說

歐陽詢帖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是未嘗書也韋昶善書而玅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絶然書必

託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絶藝葢其所寄者心爾論者謂飛白冠絶有龍蛇戰鬭之象雲霧輕飄之埶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收真行章草可見知畧無勍敵非虛語也虞伯施謂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耳宜遂良不能及也

虞世南别帖

虞伯施手帖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墜其家聲且戒之使其不息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深至非積學之久不能盡此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為儒林所嘆可以為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祕書郎來護兒以逺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氏子昶以下不能世其業而為入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故曰雖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理固然也來恒本傳曰恒濟兄弟相

次知政事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主工作許敬宗曰蠖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脉則於褚為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别為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

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劍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嬉而放悍不制者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深究進退存亡者信王佐器世或未易量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僞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餗嘗

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此書逮似或真有是耶將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餘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是則若可信也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疎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筩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豬多

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遂良帖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乃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羿之立教必志於彀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至於此當自知之

辯法師碑

辯法師碑薛純陀書筍歐陽文忠公嘗許其字不減率更然所書不傳於後永𣲖所得純陀書惟此不知又有甚焉者也貞觀十二年奉敕書銘砥柱其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埶矣固無牽強以成也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號能書者皆避而讓之其後柳誠懸愛其書恐失其次第則又别書於石後世得純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疊必按此而序之砥柱銘

薛純而此碑為薛純陀嘗為祕書省正字本名純陀後以純自别于時撿于類書見之

碧落碑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為陳惟玉書歐陽永亦以李漢碑為黄公譔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絶不類世傳篆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便能奄有秦漢遺文徑到古人絶處此後世所疑也李陽冰於書未嘗許人至悉其書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世人論書不逮

陽冰則未必知其刻處論者固應不同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世以名之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以為名李漢謂終于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見其處今為龍興宫考其記知舊為碧落觀而開元改今名又篆文若未畢其文者其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其云有唐五十三祺龍集敦牂尒足歲在午為敦牂永亦謂髙宗總章三歲以唐歷考之自武徳戊寅受命至咸亨元年庚午實五十三年矣然則總章者誤也

別本碧落碑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搥擊石像乃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横直圜方典刑有稽然遒其神者衆矣殴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嘗求得其當而妄為戲哉世言字不考古甚則以品為鄰令於古文㗊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知古字而妄議者可以歎也

歐陽通碑 詢之子

書家擇筆如逄蒙求弓矢必得勁良然後及遠中微然弓勁矢良當求其材可為者非是雖得善工不能極其精也漢世郡貢兔毫當時惟趙國為勝而工製或異亦復不良議者謂兔豪無優劣工手有巧拙正應工手不得則不得論其豪也路扈一世名手且重以雜寶為跗然其善不過秋兔之毫及其後世漸以豐狐為柱然鋒頴穎芒非兔翰莫可為者歐陽通於書過自矜重至以貍豪為覆兔豪管皆象犀然筆用兔頴自若不能改至

於為柱則或假用他毛若遂用貍為鋒心恐不得若兎豪之剛柔順適能中人意也後世或假胎髮羊毳雞毛鼠鬚亦皆成筆然不能盡其利用故知其特貴異爾王逸少謂有人以緑沈桼竹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為貴留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管麗飾則有之然筆貴輕便重則躓矣不知貴犀象管者定可得輕便哉矜持太過失其常理是有媿不擇紙筆者非能其父書也

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歐陽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力勁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書家論通比詢書失於瘦怯薛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信也

智乘院碑

長子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阮立德譔李承福書碑成於咸亨中則天帝時也考次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

子武德四年分國于滕出刺沅州貞觀七年徙鄭十七年持潞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潞州復持節絳州所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于朝廷為宗室衰顯慶元年持節安沔隨郢安州刺史此其所歷也唐書惟敘鄭潞絳三州不言再持潞絳節其為安州刺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舊書皆作璥葢因其弟琳顯名疑皆從玉也唐存中宗世子皆以材任職而敬之三世為夷簡為宗閔琳之再世為勉皆位宰

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考耶然琛珪琰璿璲珩碑皆不具而别見于龜石此宜史官不能備録也

崔敬嗣墓誌

集古録曰崔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考之唐有兩崔敬嗣昔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為禮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輒超拜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死矣即授子注五品官注生光

遠嘗持節荆襄徙鳳翔又節度劍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眢人偶不考也

陳昭題名

河南石氏得唐陳昭題名制度大備知令日進士刻石甚陋殴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莒於寺中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柳氏序訓又謂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按莒登科在天寶十三載此時已有題名攷陳昭所書在開元九年則其事可以考也

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宴後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過未及第時題名則添前字故李紓不加前字到老恨焉則題名自唐神龍初有之矣柳氏著書在中和三年其碑僅存因成故事則余得考之方會昌中陳商知舉奏對不稱改命王起主文宣旨停曲江大會及題名局席至中和而後進士復題名慈恩則自廢而後行蓋在此時也嘗聞唐人言柳宗元劉禹錫題名慈恩寺談元茂秉

筆不欲名字著障目押縱版子者率多不逹柳暗斟酌之馮徵鄧文佐盡著版子而宗元竟不逹雖一時為戲然徳器自可於此見之題名之盛亦一時所尚雖至今不廢但隆殺異爾

六公詠

李北海六公詠令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説一章不盡或遺余見荆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刓故得盡存可以序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彦範王扶陽暉

王平陽玄暐王博陵東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鼇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風采宜老杜有云甞廬藏用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所羙謂碑頌是所長余見他文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内而横放于外者也序言邕爲荆州令新舊書但稱坐善張柬之貶福州司户參軍韋氏平還爲左臺御史張廷珪姜皎引爲御史中丞姚崇

出為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後貶遵化尉徙澧州司

馬括州刺史歷淄滑汲郡北海不書嘗為荆州也

御史臺精舍碑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漢承秦制御史為丞

相貳其後以寺隷之憲法所在也然立精舍以居其致

一於此可矣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立精舍教授此

在西漢末顔湜謂此佛之所舍昝漢處摩騰洛陽西建

精舍為始誤也桉釋書以静居為精舍致一為精不使

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居必有可默存者今人猶闢屋為齋謂如齋戒以守其獨不可以精舍名之此亦過也蕭摩之請造興塔寺精舍詔二千石庾子輿造佛寺因立精舍嶺南源明僧紹住弇榆山棲雲精舍此皆諸梵所居然書生立學答傳此名豈致道之所居惟精一而後得之答魏武嘗曰譙東五十里築精舍秋夏讀書其後徐庶折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章阮孝緒以一鹿車為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

張郡戴顒立黄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里遇之則古人於其居也以是名之凡以求致一于學者故以名自警歡其朝夕處之可不思以致其精耶後世知釋氏所居為精舍便以為精舍皆寺也淣之嗜利淺學其可責以此哉

盧舍那碑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迥廟與此存耳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鴻都

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寶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蹟然則當時葢不止三碑惜其今亡之也

尉遲迥碑

尉遲迥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隣書特貴其叙迥事與周史畧同然迥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迥已爲蜀國公矣逮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舊國舊都望之無慨于懷不翅傳舍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政天下之埶可以知

也迴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爲任其事則有疑也
豈以地居嫌疑埶窮畏迫自度不能容於隋而發哉則
冤憤欝結不得其死宜其出靈響以自見不得如□伯
瑯□□也唐説自迴之死而相州都督死者前後相繼
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有自西廡出者曰余後周
尉遲迴也死於此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者膽氣
薄劣驚悸而逝非所害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
日嘉祐發掘得之備衣衾棺斂禮而葬焉既夕出謝曰

余無他能願畢公之政節宣水旱唯所命嘉祐以事聞
上請置廟歲時血食有詔襃異令孝周紀章孝寛既平
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于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
逮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祟公曰蜀國公獨爲
純臣闕修殷薦其取戾也宜哉覩此自是武德改葬至
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尚書故實政
戾謂神之休福則得之其謂遺骸西廡詔爲廟容改葬
于開元歲皆誤也

李太白藁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蕪才元所書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魯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輊後度越陵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悉李太白名至僞書一卷亦聲價增重豈以人可想故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口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斲削間邪觀其書者如九方皐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酒酣興來得于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内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纍纍乎乘雲霧而迅起盲風異雨驚靁激電變怪雜出氣蒸烟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于毫素哉彼其全于神者也至于風止雲息變怪隱藏循視其蹟更無徑轍時一豪不得誤口是

答之昭然者已晷故耶

張長史草書

百技原於道惟致一則精復神化此進乎道也世既以道與技分矣則一涉技能便不復知其要妙此豈託於事游泳乎道者耶張旭於書則進乎技者也可以語此矣故凡於書一寓之酒當時沈酣不入死生憂懼時振筆大呼以發其鬱怒不平之氣至頭抵墨中淋漓牆壁至于雲烟出沒忽乎滿前醒後自視以為神異初不知

也今考其筆蹟所寄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材放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留者也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為書也莆田方畄子正得君謨所藏張長史帖為書其後崇寧二年十一月壬申

張長史别本

見鐻於山不喪其天見蜩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矣嘗見劍氣渾脫舞鼓吹既作孤蓬自振驚沙

坐飛而旭得之於書則忘其筆墨而寓其神於羣帝龍驤雷霆震怒之初矢落紙雲烟豈復知耶此殆假于物者神動應於内者天馳耶昝崔延伯每臨陳則令田僧超為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陳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是知以氣勝者氣能葢天下然後可以勝天下矣宜純氣之守者萬物不得窺其蹟也

郎官石柱記

赤驥白蘩一駕千里當其披崑崙上羽陵時求其逸景

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于在六轡閒和鑾在前盜續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毫釐跌宕無遺恨矣長史之書殆盡於此方乘醉時翰墨淋漓雖驚風迅雨不能與其變俱也此詎可以規矩準繩求哉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覩其𠊱音樹鋒鱗勒峻磔抑左升右仰策輕揭緊趯音立闇收此書盡

之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覩其騏驥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

張友正艸字

張友正所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為鋒長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揺勢若宛轉世人故自不能用令考其書别搆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不逺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知古人用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豪

甃而究切柔皮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汙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歡娛正可以小展觀此便知友正用筆益有所本近時趙廠彦思學友正用筆至于草字已能輕舉迅速頡頏筆墨間自與握一寸筆頭拘制方寸間者異也

崇徽公主手痕碑

碑在汾州靈石萏唐僕固懷恩女懷恩唐功臣以嫌猜叛入回鶻没其家入後宫大歷四年以回紇請婚封爲

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往册命唐都關中其入回紇道至汾上此其常也然托掌石壁遂以傳後豈怨憤之氣盤結于中而不得發遇金石而開者耶

乾隆御覽之寶

廣川書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書跋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檢討臣德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莊瑩

廣川書跋卷八

宋 董逌 著

魯公祭姪文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竝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益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瀍度備存而端勁莊特曌之知為盛德君子也甞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

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磨崖碑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斵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苺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

亦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之文澉極矣結以古學為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絶略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為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之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放生池碑

顔太師以書自娛平生意好惟此不替晚年嘗載石以行礱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鐫石監視而考

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于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於世或謂公以書傳流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甚至與書藝人並傳

王密碑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叙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為世絶藝觀太師名德偉然為天下第一忠義之發本于天性令人不得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于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益以公為善書

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以慎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摹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刓剥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豢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待詔書爾果有道耶公之

書章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詣絶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

之皆歐陽文忠公嘗疑唐相賈耽為之葢耽喜陽冰書嘗為序其說文字原耽後又為滑州刺史其為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葢舒元輿所為玉筯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也當盡於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葢後人因其文時有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輿頌者獨見此碑爾元輿又謂陽冰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信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所以離道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蹟可求哉觀陽冰此帖得書法三昧雖規合榘應不違方圓至其神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蹟之間也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未嘗以付始求于法不參流動如羚羊掛角更無聲蹟逮其游于法之外斯可語成法矣

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李陽冰小篆惟見于此琴在太常簪陳儀爲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沈存中書曰南濵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爲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豈爲琴材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据曰昝孫緯云

回風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彦出會稽寶林寺詩黄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瓌能奴來反乃是僧為鼊彌孤岫鼉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李海書名唐

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恢臭（音苫）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抉而警之是一快事謂瓌能孤岫不害于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因進非哀表賢選能（奴來切）馮相觀祲祈禳擾災古人已如此音況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据耶尔疋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瀵凡山有竅穿可見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牕間列遠岫玄暉言雲表吳岫徹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點點露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聳

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為已是黄子説嘗勝人亦未深考余不得不辯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爾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為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叙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

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絶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昔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逺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隣法為篆惟顔清臣徐季海守舊法而真行盡合于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絶矣考其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宜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令

孤絪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他石知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徐浩題經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埶疎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嘗刓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鑿繩墨既陳潛夃其間求礱削之蹟殆不可見況痕瑕節目可得而求之耶季海于此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存者

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故魯公謂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絶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要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昔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栁下惠之可素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别本帖

李丕緒舊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絶而法度盡應此他書若與蓋古人於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寸柔豪籍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者耶鄔融嘗問素胡不學雨霤痕良久而省又問撥鐙法如何曰如人並乘鐙不相犯剟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言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扑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耶懷素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益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衰也

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爾今其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真字不見于世惟草獨傳當其手筆調和時忘神定氣徐起而視所鄉無前故能廻出唐諸子右奄薄劉宋齊隋而兼有之其體製該備顧後世不能加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濛而閲太虛時矣至其會處乃假浪岷山放乎江之津也

高閑千字

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旭之書其初豈能無是哉其進於知者日益遠矣拍與物化而心稽者喪矣縱横振發起忽滅沒忽乎出于前者若雨雪霜雹雷轟電激方其時豈復知喜怒憂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閑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挨蹟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蹟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

者也

遺教經

歐陽永叔以此為唐寫經手黄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為薛崇徽所藏亡于五溪其搨本皆摹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踈肥令密密瘦令踈自得古人書意其為名輩所推良有以也昔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亂真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為髙鈔但恨乏自然後人不見逸

少蹟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偽則臨搨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邱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為道秀所書但世不傳爾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益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鑄鼎原銘

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籕書其作銘在貞元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籕為篆益

古者均謂之篆至秦既分殆以史籀所書為籀不足異也其曰得玉石佩於原上地深四尺得獲之黄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則怪矣然原上非人迹所至佩藏土下當時不得不異其說以黄帝為六千年者緯書也三皇遠矣後世推考不得其序史記雖斷自黄帝然歲月尤謬誤而緯書之説又皆臆決安可信哉但言者欲引以自神則增多奇怪亦其常也

陰真人詩

酆都宫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即祠下盡閱其石謂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乃屬知夔州吳師孟書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礲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真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貌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亦異東漢時人不知常為此

詩也此詩雖然與漢異不知安世何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不省也

李翺題名

李子揚出貞元某年李文公題名唐之進士科目蓋自韋肇始而兩京初未聞令孝文公所書知府送皆有會集書於慈恩石楹蓋當時等甲進士便與科名等故世尤貴重襯韋貫之集有啓獻韓貞公乞免知進士舉當

時貞公欲以解頭目送文公謂頭須用合及等人恐不可令舉子作解頭取及第由是乃得以李翱為第一張仲素次之益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時以為盛即此題名是也子揚世系益習之冑緒宜其保此

桐柏廟碑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稹書此為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為節然獨不可

以石刻文遂謂之碑甞見伏滔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范雲亦謂甞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為籀文在崆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稹為此碑亦因是為据

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疏瘦婉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蓋叔倫自以詞學著聞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為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倫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或曰其先蓋幽都又戴

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埶如卧龍狀

故叔倫詩曰鄰里龍沙北以沙岸如龍故云

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既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暴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楩楠豫章人之所材至于大宇之下常珍滿目故非奇玩怪産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啓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

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園池記別本

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剔刮劘洗於其後刻回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柏亭名鷴白鷴亭鷺白鷺亭白濵亭名雅辥姓絳人文安裴姓聞喜人與雅同應漢王諒友軌梁姓為正平令

蒼塘（亭名）風（亭名）鼇（亭名）如此而後可以識也甞聞八代文敝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于今者碑刻書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辞語鄙俗如村野訟諜無所按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為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葢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紹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

陰符經序

柳誠懸書至此極矣然人之好尚亦難齊矣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一作唐）碑惟君謨獨喜此序謂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恐不能盡其妙處觀其平時論曰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文宗問之曰凡縛筆頭極緊一毛出即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戒此

金剛經

誠縣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為孝敬不足故昔時高麗百濟入貢齎貨貝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栁玭謂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今考其書誠為絶勢尤可貴也

武昌詩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俎則指牛僧孺楊嗣復歎夫朋黨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話言間且不能忘必

求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天下而無私好憎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悁忿少容以及於禍昔牛崇為隴西主簿羊喜為郡功曹馬文淵為太守涼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牛羊日歷皆取於此

衞州門記

衞州記唐大中四年李伺為刺史因治郡署立通門刻石記其封域所本不見書撰人名葢伺所為也其言衞陽當五領門考于書葢古文嶺字為領五領皆在今廣

南以衡岳為五嶺門昔鄧德明作南康記其五嶺甚辨然皆謂在南康則非也裴淵記以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今考於古可信然二子之論雖異獨無以衡陽為五嶺者或伺自有据而衡山又有五嶺不可知也

趙璘登科記

秦始晦藏趙璘登科記書本唐人簽筆畫工力殆出遺教經而稍為出入繩墨不拘律度内顧後世書名者未

能伯仲間見首末盡亡益自開元二十三年至貞元九年其間亦又有缺剥不可倫序或遺去十年或少三四年在姓名中又泯滅過半此書既久其存宜若是以趙參所紀姓名則又有異者此不能盡考也昔鄭顥當知大中十年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姓名皆是私家記録尋委當行祠部外郎趙璘采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今所存纔六卷而亡者十七八矣雖然猶幸以書字著顯而世存之故

今得有傳也余嘗訪今藏書家并官書所籍殆無璘所撰登科人目則此書尤可貴也因録而藏之并以舊記相參成十卷以傳

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末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咸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以增歎也梁制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荅書荅中彼此感思乖錯

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唐紅亭記立制凡稱慼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于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知當時唐之制度不能行于四方也

唐經生字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逾也至于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為書祖觀其

遺文可以得之每為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勢則偃筆從
字有同處捌為别體若其垂露懸針磓石叙股諸體備
有至于神明煥發絶塵掣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貴也後
世論書法太嚴尊遂少太過如謂黄庭清濁字三點為
勢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趯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
左揭右入告誓文容字一飛三動上則左竪右揭如此
類者豈復有書耶又謂一合用二兼三解槭四平分如
此論書正可謂唐經生等所為字若盡求於此雖遂少

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既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是亦未嘗求于古也

盩厔尉題名

唐都關中盩厔在畿内為望至重而尉尤為要任自進士第一與賢科中選人得補然以題名考之皆自此入翰林充學士者接武不者猶為真御史世傳縣吏視口尉到而輙論其官壽所劇未嘗差蓋閲人多者自有据依惟貴人多故知者尤審也水曲曰盩山曲曰厔其取

名者如是

津陽亭詩司馬懿征朱然於樊城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門為津陽然則漢以洛陽宮為名而南朝效之若蟠之言津陽即本漢之東郡

鄭蟠津陽亭詩其敘津陽門有亭舊矣疑唐亦有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故典儀書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津陽為城門則有亭宜也

廣川書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廣川書跋卷九

宋 董逌 著

劉統軍碑

余讀韓愈作劉昌裔碑竊疑其書謂既葬將反柩于京師知其必有誤也且既葬矣安得而反柩哉因求其碑偶存爲考其文是反机于京書之所傳其譌若此豈不使後世疑耶其餘雖于義不甚相妨然因其譌誤可以復證也碑云陳許軍節度使今書本無軍字反机于京

碑無師字不可以誣碑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下有字蘇民戰敵碑為軋敵陳力應變碑為陳方僕射巳都碑作以都書曰菑害碑作熘害以文考次知書本為誤乃知碑刻之傳於當時者不可誣也後世按讐不得原本因誤就譌不究其意隨己所見致文字錯亂以疑後學可勝歎哉

又劉統軍別本

元祐七年余為李平叔書劉統軍碑後明年贊皇李叔

憲復得此碑屬余考其歳月將有釋於後也按新唐書劉昌裔始説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説之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閒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剴曉大義環上其稾徳宗嘉之或謂永貞元年十一月夏州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明年六月伏誅則不得順命為瀘州刺史建中三年曲環為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則不與李納同時其序錯亂不可以据今考于碑楊琳為横巴蜀靡凋公由游寄單

船往諭招琳後來降公不有功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則
昌裔先在河北外論事不得用則入蜀說楊子琳得佐
瀘州子琳死始從曲環新舊書唐歷書永泰二年崔旰
攻劒南節度使郭英乂邛州柏茂林瀘州楊子琳劒南
李昌夔起兵討旰大歷二年杜鴻漸節度西川表子琳
瀘州刺史當其時昌裔實佐其州事則自當為楊子琳
但為楊琳舊書因之故不得以相亂新書以為惠琳又
以其在夏州時故謂李納僭逆歲月皆誤至謂攻濮州

葢陳許節度李光顔其謂曲環誤也新書建中二年平盧節度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納卒舊書李納之為留後在大歷十一年其卒當貞元十五年以實録考之舊書是也舊書建中二年李洧棄其師口李師道以州来降十一月宣武節度劉洽與神策將曲環大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又曰李納擁兵侵廹徐州令曲環與劉玄佐同救建中三年李希烈侵汴州環大破希烈軍于陳州城下擒其驍將翟暉以功加兼陳州希烈

平環兼許州貞元十五年環卒上官涚代之涚卒軍中推昌裔遂代節度碑謂新帥不牢勔勸將逋則吳少誠薄城涚欲遁去皆於碑可以考之後世不求其事惟史所録据以為信則安得無誤歐陽公嘗以碑考史書謬誤若此之類是也

田弘正家廟碑

唐文敝至韓愈始變而知所守後世學退之者惟歐陽永叔獨探其源余考田弘正碑蓋其傑然自出拔乎千

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校集中誤字三處曰衘訓事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而不亂信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必以集為誤者余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得如集所傳天明施于君為不類不若王明之切當而有据也今碑為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為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可碑雖既定其辭而後著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於文章磨鍊竄易或終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為非耶觀其文當考其詞

義當不然後擇其工於此者從之則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謂是人不敢異其説況碑爲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令人得唐人遺槀與石刻異處甚衆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具後竄改之也嗚呼知退之者益少令惟文忠爲得其要其説猶然其下一等又可知矣

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

挍不失益碑近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似黄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上薄漢周不造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糠粃殆盡略無餘習可謂至矣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己不蹈藉前人横騖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為徐山此即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録穆天子傳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益亦未嘗不用前人語

但使人不覺如己出也其曰故制樸角昔人嘗改為桷

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枅愈於書無不用也

平淮西碑

唐平淮西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得於定武余感而歎曰明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昔韓愈受詔為文開鑿渾元索功玄宰益精金百汰愈鍊愈堅其植根深其藏本固發越乎外其華熿然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帝子不慧過量其

夫且嬌姹之竒以大功尸於私室夸燿寵靈要求命數惟意私之則破其碑以仆於道時君世宰暗愚自將則受以改命文昌庸伍安知為文氣質衰陋無復經緯雖組織求麗而綱領失据正如江左俗學以麗偶自矜借使一時女子無知朝廷之間君臣論議又出一女子下耶借使在朝無人庸鄙暗劣文昌其可承詔為此哉昔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庶類而當時不容況一日得行其道吾知其不得存矣或謂不叙

愬功考其言用夜半至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嘗泯没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劉禹錫知名于時嘗忌愈出其右貞元長慶閒禹錫隨後以進故爲詆每務詆訾且謂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又謂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紃綴具文且不若仰父俛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嘗推愈過揚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羅池廟碑

文公叙羅池事亦既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詰聖人闕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昔殷人尚祭祀事死以生其㡬小人以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慎耶甞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教為己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斷不惑於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神則究極細瑣惟恐不盡豈亦蔽於好竒而不能自已耶

為李文叔書羅池碑

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為神誤矣昔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弘正碑銜訓嗣事為譏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讀此碑至牛繫軛下引颿上檣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考銜訓事嗣退之便是一體得於彼而失於此葢亦不思

也

為陳中王書羅池碑

佛經言人之生死變化出入六道中葢上修則天神果下㐈則阿修羅果然天中極樂修羅極苦以樂苦相求者皆有極盡惟修泥洹果者然後出此柳子厚浮躁進摶得罪其時以忿恚憤惌死若在正法中㐈修羅界宜也今西方諸國尚神為俗各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國正名為阿修羅葢西域以神人為修羅其自有名者以

其所顯者得名號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書不知其果如是方且叙其恠變謂聰明正直也

黄陵廟碑

黄陵碑世以其書為重石久缺剥字滅幾半矣近人以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不與他石並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為夫人据碑為定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如夫人之為小君自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

退之於文嚴整密緻故語妙天下余於黄陵碑疑之詞不整比而辨事謬誤不知何為至是其謂張愉曰且使後世知有子名加此於人其誰受之耶穆宗詔曰張愉學古人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待愈而後世知之矣

又黄陵廟碑

博士王持國得韓愈撰黄陵廟碑甚完其字無譌軸而藏之屬余書其後余謂黄陵文見昌黎集人皆可得惟

碑以沈傳師書爲貴久則字剥缺不可讀故其完本難得余嘗考昌黎之文閎深浩博不與世人同機軸卓然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雜碎無統紀文氣亦不純而格韻不類葢其辨湘君已失故其言亦自畔不得經意湘君即舜妃夫人爲女英以楚詞可得知之古者天子建后其以娣姒從者雖皆同姓自當爲夫人此禮也郭璞疑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夫人愈謂有小君故正得稱君夫所謂君即小君也后夫人配君故天子國人稱之謂

君則后謂小君降天子也舜不立正妃二女以長幼為序不言后豈后之下復為小君以稱此非禮也惟諸侯之妃天子封之曰夫人故國亦以小君稱之對諸侯以自稱於國也書稱舜曰五十陟方乃死禮曰天子登遐釋詁曰隲假格陟躋登升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為陟方自是南廵狩凡行必謂陟益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詞周公稱成湯曰禮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不宜遂以為陟而死也今曰陟文句為盡

而謂方乃死者此不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為升謂升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深故博考而詳取益求之太過牽强取合固宜忘失本意

李干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貴之其書李翺亦可賦也志曰字子漸集無此又以柳貢為泌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此誌甚罪

干以丹砂受責之術以死且以為世戒也又敘歸登食水銀火射竅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黄致疽發於背李遜且死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死藥二年卒盧垣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尊生矣其壽宜不死卒以得死雖甚暗庸不此為也或傳退之晚歳頗嗜硫黄卒以此死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求世必信公乃自蹈於此何哉余意

以血氣既耗不得如向之時方幸扶衰救疾以冀朝夕近功不知其患已如干也可以一歎哉

孔戣志

孔戣志稱戣平生節操有古人風使作者無愧詞亦使人知以銘誌為貴也考廣德王碑其敘亦備矣當戣為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憲宗以其言忠詔除嶺南節度其事見於嶺表者韓愈盡道之獨不及華州事則誌不得而具者其序當然也嘗見隋煬帝時責

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盡當時如鮸魚蝦子含肚鱸魚乾膾密攤鮰桂蠹鯉腴動輒千品勞人殄物至江淮絕魚雖欲不亡其可得耶或曰使得其臣如戣輩在左右當無此患是不然諫幸江都如任建宗即日朝堂裸烏果切殺之矣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其時爾非憲宗之明其說果得行乎

處州孔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考

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於學使世存之昔歐陽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為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其盛嗚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禮曰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夫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書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魯之錫成王以天子禮樂

祀周公安得祭於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夔伯夷世為先聖祀於諸國必有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於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四時為祭令又無樂文忠公据後世苟簡便謂禮有不足則誤矣昔貞觀中始以孔子為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然文公遂以句龍棄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

孔子後天下皆以為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内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制詔丞相冊封文宣王於是列戟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巍然以門人為配豈古實行之嘗怪二公於此不知考古使後世疑之此可歎也

廣川書跋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廣川書跋卷十

宋 董逌 著

同光四年宣（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宣）

昨以鄴都叛亂須議濟師相次更委嗣源同謀翦滅不意忽因深夜寨内驚騷遂至紛紜權罷征討其城下一行大軍除鄴都側近分屯守把外李紹榮並部領且歸闕下見别舉王師攻取次兼李嗣源李紹貞等為緣軍亂自負憂疑不欲回赴闕庭又未盡聞行止恐是郤歸

鎮府排擬軍都向背未知隄防宜設竊知恐有潰散兵
士逃背軍都結搆兇徒奔突城鎮右奉聖旨令諸處更
切誡嚴師旅管内遍切指揮各令守把城池安存户口
常加警備勿失機宜仍須不住差人探候每事機飛狀
申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李
樞密使張天子降書命於下有策書制書詔書誡書策
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此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其文曰
制詔三公赦命令是也詔書詔告也有三品其文一曰

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省奏事三曰羣臣有所表答也

已奏如是奏是也誡言誡敇刺史太守及三邉營官被

敇文曰有詔敇某官是為誡敇自唐以樞密院領兵事

始以宣自別于命余嘗得梁宣底考之知其制自唐末

至五代而行之當貞明時李振為樞密使凡宣傳上旨

以行于外而録于其院則謂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

與敇異事故以其詔命謂之宣其制於事後具月日臣

某宣晉改樞密承宣以就其制今考其同光四年三月

宣其書葢與梁同制也河南石温叟得後唐同光四年三月宣余因考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制葢自唐末相承如此梁以李振為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録其事藏之故中書省以勑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樞密院具姓此制則唐所行宣而録其底以藏與梁宣底同也昔宋次道論繫月日姓名者乃所以為底令樞密尚用之皆作卷軸連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寶璽印出葢

其所行以出者與其留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搶攘益

有司存焉不容其制相亂當唐莊宗遣李嗣源以取魏

州謀議出此其至竄亡可坐計也方且召李紹榮還闞

而恐嗣貞走鎮天之所誘悖謬其心此豈可以資後世

一笑當其以兵武擅天下謀畫計決應於事機不可謂

暗於前計滅梁纔三歲爾當皇甫暉以效節軍脅制在

禮陷鄴都初命李紹榮討之邢州亂又以李嗣貞將而

討其州將趙太紹榮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牽於孽后

不能決方其時明宗以疑自嫌不能釋於猜携乃授以師徒余竊怪其取禍以遅求自速也方軍變於魏時而紹榮猶守城南紹貞乃辟西北隅明宗託偽還鎮州紹貞勸帝以兵南下莊宗死汜水而此宣方進紹榮明宗果欲歸鎮豈不知紹貞幸禍以激變而求其自託於嫌在禮反於魏軍以旁引壞詔劉氏謂小事可趣紹榮指揮此可為長太息也始莊宗與梁軍相持會賀正入附遂得魏而梁由此亡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

于以天下為戲哉其籌畫筭計皆不足論其措置施設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為後世戒以見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葢人謀召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拯而救也其稱樞密使即張居翰李紹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紹貞者瞿彥威也皆唐之賜姓號養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豈徒然哉觀此帖下屬州責蚌

醬猶有古義知以宗廟為重恐滋味醬玉篇子冉切䤄玉篇昨則切味䤄而琰切薄也其下惶遽供命不敢寧固知禮有貴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歲獻鮚巨乙切醬二升以說文求之鮚為蚌知此為宗廟祭久矣然謂漢有舊儀豈以此耶

李國主集賢院書

江左書兩等紙用澄心堂所作穀皮細鈔其上本入中隱堂備親覽者為御府書其下入文館以廣圖籍書有楷法而字頗按讐令散落人間往往收藏為嘉玩其書

有楷口等亦與供進者絶異晉有中祕書而又有外庫悉異紙札故虞預言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請四百枚付著作書史寫起居注然則書紙有等自昔然也

為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搆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書者託也若求於方直横斜點注折旋盡合於古者此

正法之迹爾安知其所以法哉淳化中詔以祕閣所藏
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摹字求其書法之外各有
異處殆不可得至於行筆利鈍結字疎密時可見之然
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祕閣墨書
校其字畫皆硬黃摹書至有墨色烟落或以重墨添暈
當著奉詔時其所摹搨皆略放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
之宜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書逸少
謂不減己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勢王珉書獻之謂

騎驢駸駸欲度驊騮前今視官帖二人書畫雅有相類而洽更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黄偽誤少真而摹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於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此與觀景而論形神以為某勝某劣何以異哉

為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多弔喪問疾葢平時非問疾弔喪不許尺牘通問故其書悉然余求之故不當爾也唐貞觀嘗

購書四方矣一時所得盡入祕府張芝鍾繇張昶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魏晉宋齊梁雜蹟又三百卷惟喪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及入宫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更書畫湮滅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詔下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遺于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書也

石曼卿書

世以曼卿跅弛不羈故其乘一時豪氣所感豈提鉛懐

槧者所能模放耶觀其論天下事無不公當後數十年其言益信可用精思者不能過也潞子城有曼卿所書益寶元七月是時朝廷始以曼卿所上民兵為可行故得與吴遵路同籍河東兵至此迨今六十五年本道再置使按民兵其說正當時所議而西河師中適為上黨尉初得其書摹石此豈亦有數耶

書錦堂記

運筆柔則無芒角執手寛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

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横畫踈則字形慢拘則之勢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苯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塜終身于是然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晝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

畢衮切苯蓴草叢生也鈍書病如此其衆惟積學漸成者當求擺

衲本故宜勝人也

書萊公事後

李化光書王世弼事其言萊公主陰官若王者居巍然正坐侍列至衆曰此王也命弼拜既寤稍露其語故化光得書或問秀師曰此脩羅地也佛法脩羅下人天一等或疑公之正節直行當入天神今乃在修羅何耶廣川董某曰子謂主陰官者為生大海心而下劣者耶亦將謂鬼趣所攝而從卵生者耶若公之蹈難不顧死以

忠力再造王室此與執持世界力同無畏葢與帝釋梵王居者不知公在天趣矣子無疑其如在離溝下竈泆陽倍鮭沈水海口以恐懼驚動疑俗求敗鼓喪豚者為公之靈響耶

顏泉記

余見李勝作顏泉記昔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於此或曰昔李陽氷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令所書葢據李監說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

尺益為礎或視之書字可讀按其説文姜姓顔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嘗見唐李冘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籠之下湧泉清泠可愛時謂顔娘泉李冘所記後世据之按顧野王輿地志謂顔文妻也事姑感得靈泉生於室内常以緝籠葢之姑出籠即泉涌居宅時號籠口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冘以為顔文姜誤也今考地記淄川為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為州治當唐陽冰為尉於

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顔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于隴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兖陽冰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輿地志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熈寧中封顔文姜為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但据李兖所記此其失也

寶章集

上山斫檀楔（避雞切）榼（呼奚切楔榼木細葉似檀今江東有之）先彈謂山無

櫝則不可謂樸樝果足用為櫝則世亦不能自罔也昔神龍中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寶騫規獻之二十八人書離卷為十詔賜其書號寶章命崔融為序復還方慶當時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廣狹高下為卷其後散逸世人各復一二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矣元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余嘗見墨蹟盡作硬黄紙次第屆測入切玉篇切屋直立切曰從後躡也如梵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

臨搨者世人以其石刻出秘閣比他石為難得乃剔取寶章一卷別出謂真方慶所上也導洽珣書自有存者世或得之不於此求而競從於偽因書其末崇寧三年十月為宗子大年書

為邵仲參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誤者故常奴爾亦何至亂真耶後世於書既失眼目而摹搨轉偽則雖欲如古人懸斷真偽不復得也故常求辨其縑紙所因以識其

世先後其間甚偽者可以辨至工於臨搨而得舊縑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絮曰絮蓋漢紙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依舊書長短隨事截之則為幡紙以生布作紙絲口綖故名麻紙以樹木皮作紙名縠紙至蘗汁湼染㸃治槌裝則為經紙自漢魏遺字多作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經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作經紙硬黃此於真偽可以不論也余見秘閣寶章集悉為經紙摹書然武后既復以賜方慶則留于御府

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然公家何處得此然有法度陵驟迅快故知為能書也

僧伽傳

蔣顥叔作鍾離景伯書廬江劉良以示余考之僧伽本天竺人龍朔初至中國景龍四年入滅葢年八十三矣此以舊傳韓退之詩知其瑰奇不可少貶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此則誤也詩鄙近知非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

其不類余與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為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七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為出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此殆浧其服者託白以為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龍朔元年至景龍四年以唐歷校之為五十年知僧伽在西方時三十三年矣余以舊傳知之

魯直烏絲欄書

翟湛嘗以烏絲欄求豫章黄魯直為書蘇子瞻陶淵明

詩字尤用意極於老壯態不似平時書但烏絲治之不得法礙口磔決頗失行筆勢蓋縑帛不如昔也往見晉宋諸人謂縑素之工殆絕於昔惟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當時書縑自別是一機杼故能傳久遠如此觀張芝有縑素書傳於唐而張昶毛弘亦傳縑素書後人得其舊本便知其異也今為烏絲不如昔工又澀緩有浮纇槌練得柔滑加繕治然後可用不若紙也唐許渾以烏絲欄書其詩為集然則豫章書東

坡詩便為有考於古也

廣川書跋卷十